



面向過去走入未來

● 方中士*

南非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柯慈（J. M. Coetzee，1940年-）在其代表作《等待野蠻人》（1980年出版，天下文化中譯，2002年）對比了野蠻人的質樸與文明人的虛妄，明顯的藉由對比來表達他的價值選擇：不能保住質樸人性的虛矯的人類文明終將自我毀滅。

文字文明的確不斷壯大堅強，而保留非文字文明的部落已是瀕臨滅絕的部落社群；但文字文明並不保證永續長存，其文字也會成為無人能解的鳥蟲書，成為沙塵掩埋下偶爾露出的竹簡木牘。文字文明入侵非文字文明部落生活傳統領域，墾荒闢田，立寨築城，運用精良的武器，征伐驅趕原住民族群。

過程中，為之編造出許多文明/野蠻的傳說，建構了合理化其殘酷與欺詐的政治正確神話。於是，為了強化邊防，為了堅壁清野，為了消除內部可能的內應，就有最後會毀了自己的特別部門裡的特別組織：或稱保防官或情治人員或甚麼局甚麼特別行動隊的祕密單位，密佈各地，偵防外敵與內奸，好監視內部的可能叛徒。

以國家為名行使特權的墮落人性便在小說中的「戴墨鏡上校」身上：一本正經、冷血殘酷、多疑無情、不把潛在敵人當人看，終而連自己也喪失成為人之所以為人的起碼同情心；而且，不知不覺的養成來自於職場倫理而連他自己也察覺不到的病態習性或癖好：虛張聲勢的情緒節制與工作狂，駭人刑求手段，即使室內也鎮日戴著那副墨鏡……。

* 方中士，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

柯慈創造了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墨鏡上校——極具普遍性的象徵物，可以監視人卻讓人營法掌握其眼神所透露的心思，也是把自己隔絕起來的暗黑力量。那是帝國主義對外擴張殖民的時代，運用國家權力正當化掠奪原住民部落傳統領域土地的入侵行動，把武力掌控的土地法律化為國有地，破壞他們原先的生存環境，貶抑其文化，限制其語言與慣俗，否定其泛靈信仰，

非文字文明的原住民部落被迫進入貨幣經濟市場，使其生產脫離原先在自然環境中求生存養成人與自然萬物平等且互賴的信仰，使之成為貧困的窮人，外來殖民者挾國家權力榨取原住民傳統領域的自然資源，往往迫使原住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成為異鄉人成為流浪者。在《等待野蠻人》，入侵的國家力量對比出被殖民的野蠻人反而是值得等待的救贖。

小說中被迫遷往高地荒山的原住民與被屈辱傷害成為眼盲加跛足的原住民女子成了文明人墮落的見證人，身為邊防要塞執政官則擔起歷史轉型正義的責任，他被戴墨鏡上校無程序正義的逮補下獄，親身體驗了文明人酷刑的身心摧殘。

野蠻人是值得等待？因為野蠻人對比出文明人的虛妄與矯情還有自我毀滅的擴張——一種無法節制的囤積一種破壞人與自然關係的生產方式。野蠻人是值得等待的嗎？不只是濫用國家權力者灰頭塗臉的敗逃，更是讓讀者目睹了自然的力量把過度的人為開發收回，讓不知尊重自然的文明再度被滾滾沙塵掩埋。是的，野蠻人的驕傲是值得等待的。這應該是作者柯慈母國南非轉型正義的文學演義，而這正義與不義的翻轉又是否能解救仍深陷於期待進行真正轉型正義的臺灣社會？

臺灣蔡英文總統於2016年8月1日原住民日代表全民向遭受歷來入侵政權迫害的原住民族群公開道歉，但這是沒有轉型教育過程的政治表態，讓歷史轉型正義的加害者與受害者同樣迷糊，不明白加害者過去的不義也不明白受害者要回復的正義是甚麼，也就是說，我們進行了一場沒有真正和解過程的轉型正義，臺灣社會沒因此有轉型的教育也沒有教育的轉型，我們失去難得的自我教育機會。

臺灣大多數人可能仍自以為已經在民生經濟與政治權利上給予原住民族群補償，我們給予他們就人口比例上好像超出比例原則的民意代表名額，給予原住民部落區域更大的地方自治權利，我們也訂定了實踐政治地位平等目標的〈原住民族基本法〉。從



其狩獵文化傳承到其語言教育，我們以為已經道了歉並已回復其原有權利。可是，如果我們由他們的文化被定型化為歌舞展演為增添國家榮耀的天賦才藝；那麼，我們便無法理解要求積極落實原住民族基本法中的諮商同意權與劃定原住民族傳統領域不得排除私有地的諸多抗爭。

當然，還有另一種計較很能反映文明人迴避其罪行的心理，那就是否認原住民的特性，認為保有野蠻人與自然相融的泛靈信仰是文字文明未到來之前的渾沌狀態，是保存泛靈時代的神話與傳說，現實生活中的原住民的心靈與思維邏輯早已混同於當代文明，從民生經濟到消費習性。世上早就沒有了野蠻人，我們能做的補償就只是對人類文明發展的黃金時代的懷想與追念罷了。

果真如此，我們便會失去《等待野蠻人》裡文明人自省機會，我們會無視於在台北總統府前凱達格蘭大道上抗爭傳統領域劃設被打折被閹割的原住民，失去野蠻人教導我們一起尋回人未與自然相對立前的心靈故鄉的路。

以上可運用於通識素養的延伸議題：

- 1.文字文明/非文字文明
- 2.保留維護原住民文化的意義與益處
- 3.討論劃設原住民傳統領域是否排除私有地與維護原民狩獵權與原民歷史轉型正義等議題。

